



一本香港上市的好教材

姜在忠

菅明軍先生和歐峰吳的新著《香港上市紀行》就要出版了，很高興為他們這本充滿實操和務實特色的新書作序。我和明軍先生相識十多年，雖然山水相隔，近些年不常見面，但我對他的印象卻非常深刻。

我與菅先生第一次見面，是2014年6月24日中州證券（內地叫中原證券）在香港首發上市的那天。河南省政府派的代表、港交所時任總裁李小加和菅先生的好搭檔、中州證券時任總裁周小全（現任上海市金融局局長），以及香港不少金融界、新聞界的人士出席了在香港交易所舉行的上市敲鑼儀式，我也參加了，氣氛十分熱烈。中州證券上市不久，股價就開始大漲，並且漲勢一直延續到年底和後來的一段時間。中州證券因此被香港主流媒體和金融機構評為2014年當年港股「升幅王」——即當年新發行上市企業中漲勢最好的一隻股票。

大公報報道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香港及海外讀者介紹祖國內地取得的發展成就。河南是祖國的一個大省，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發展很快，由傳統農業大省，迅速發展成農業、工業、服務業、金融業、貿易業強省。河南省的發展變化，是祖國發展變化的縮影，報道好河南的發展變化，也是報道祖國的發展變化。大公報早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就在河南設立了辦事處，2010年4月又在河南設立了網站，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親自為網站揭牌。正是基於對河南的重視，從中州證券上市開始，我就要求大公報有關部門加強與中州證券的聯繫和

溝通，對企業發展過程及時跟蹤報道，發現新典型，樹立好榜樣，弘揚正能量。

中州證券在港上市後，菅先生常來香港。每次來港，我們都會爭取見個面，一杯清茶、一頓簡餐，成了我們交流情況、暢敘友誼的「標配」。菅先生雖然是一位看上去低調謙遜的人，但很快你就會發現他充滿自信、頭腦睿智、表達明快，善於通過紛繁的表象一語道破問題的本質。我對內地官員的能力一向敬佩，他們大多從基層做起，層層選拔，優中選優，經歷的事情多，思考的問題多，工作的辦法多，大多有較高水平。菅先生無疑是他們中優秀的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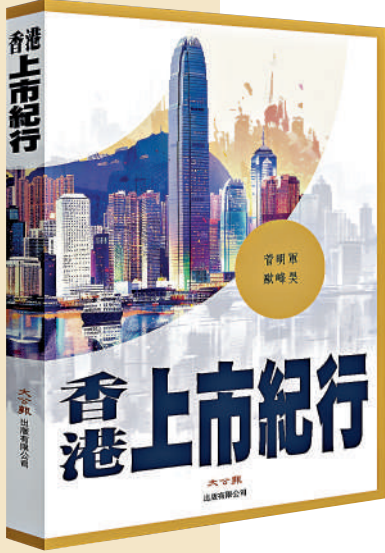
那時我經常會收到中州證券的一些簡報資料，從中時常見到菅先生的一些動態。在中州證券改革、發展的過程中，他總是通過思考和分析，不斷發現新矛盾、解決新問題，並且親力親為、整理形成文字，用於指導公司發展。由於職業關係，我對好的文章還是很敏感的，菅先生的文章往往通過對各種情形的分析，得出讓人認同的結論，其文字功力之所以如此之好，大概與他過去曾在國家財政部等部門工作時所經歷的千錘百煉有關吧。

從2011年起，大公報聯合北京上市公司協會、香港中國金融協會和香港證券學會等機構，共同開創了「中國證券金紫荊獎」評選活動。對每年獲獎的優秀企業和優秀企業家給予頒獎，以示鼓勵。十多年來，這項規模大、層次高、公信力強的兩地上市公司公開評選活動，已成為海內外觀測中國資本市場及上市公司的風向標。由於企業業績突出、個人表現卓越，菅明軍先生分別於2015、2019和2021年三次獲得「最具影響力上市公司領袖」和「年度卓越企業家」稱號，香港特首親自為他頒獎。其

實，在一段時期內，我最關注、最感興趣的一點是：中州證券當時為何選擇在香港上市？因為2014年香港資本市場也十分困難、股市不旺。特別是企業上市很難找到投資者，選擇香港上市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就此我曾很認真地問過菅先生，他回答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內地發展氛圍很好、勢頭迅猛，企業都想抓住時機，加快發展，但當時內地資本市場卻依然存在很多障礙，當時A股IPO仍處於暫停狀態，而且不知道要暫停到什麼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是消極等待，還是立足實際、審時度勢、另闢蹊徑，確實是需要極大勇氣的。當時在內地A股上市雖然停了，但是港股卻正常運行，香港仍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從中州證券的實際出發、不等不靠，選擇先到香港上市、把業績做好，待內地條件成熟後再回到A股上市，這樣便可逐步實現境內、外兩地上市目標。由於菅先生及其管理團隊所做出的非常清醒的戰略選擇，中州證券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券商，一躍成為了全國為數不多的兩地上市公司之一，擁有境內、境外兩大資本通道，資金實力大為提升，這是很了不起的。現在回頭來看，如果當年菅先生未下定決心走先H後A兩地上市的路子，而是坐等內地A股開閘再行動，那將會貽誤時機，非常被動。

《香港上市紀行》與其說是一本專著，毋寧說是一本有關企業赴港上市的經驗積累和務實指導。香港作為舉世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無論何時、特別是在當下，更加散發着獨特的個性和魅力！希望該書能為更多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提供現實的經驗和具體的指導，同時也為高校、科研等部門相關人士快捷、輕鬆地研究了解香港股市和資本市場打開一扇專業又通俗的「天窗」。

編者按：
香港新股市場近來持續回暖，內地企業踴躍申請上市，足見香港吸引力進一步提升。《香港上市紀行》一書近日問世，可謂正逢其時，具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新書回顧內地中原證券公司2014年在香港上市過程始末，亦談及一般意義上赴港上市條件、程序、工作內容、監管要求等，不僅呈現一間內地公司在大陸時代下的蝶變歷程，也可一斑而窺全豹，從中看到內地與香港如何互動發展。現刊發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原主席姜在忠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便於讀者先睹為快。



►《香港上市紀行》，菅明軍、歐峰吳著，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5月出版。

香港報刊文學研究的「吶喊」

——評趙稀方《香港：報刊與文學》

書海漫遊

2025年3月，趙稀方教授的論著《香港：報刊與文學》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此書甫一出版，便引發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讀書》雜誌2025年第5期推介語云：「這是一部開創性的研究著作，不但第一次從原始報刊文獻梳理香港文學，並且以香港為方法，隱含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新觀察。無論對於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讀者，本書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羊城晚報》《華文文學》「北京文藝觀察」「天天好書」等媒體和公眾號也都相繼推送書訊書評，這本書一時成為關注的焦點。

凌逾 邵文馳



▲《香港：報刊與文學》，趙稀方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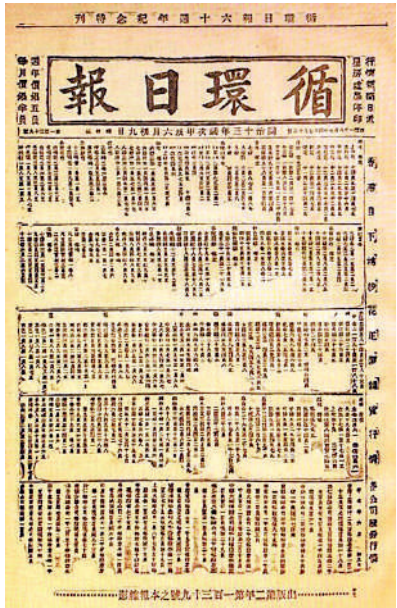
由於香港文學報刊數量龐大、材料分散，此前的學者往往望而卻步，趙稀方教授首次對百餘種香港報刊數百年歷史的爬梳和研究，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一手資料。這本書梳理的報刊數量極為龐大，有的刊物在內地和香港的圖書館都難以尋覓，如1841年創刊的《循環日報》，香港大學所藏有限，趙教授親自去了大英圖書館查詢，最後終於查清楚了原刊。1924年創刊的《小說星期刊》，文字佶屈聱牙，閱讀本已困難，遑論分析研究，趙教授卻將這「以文言為主，並有大量粵語地方文化，沒有現代標點」的刊物「看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足見付出之多。

聚焦「文學史公案」

在結構上，這本新著並不凌虛蹈空，而是聚焦於一例外鮮明生動的「文學史公案」。在「香港文學起源」一章，趙教授不但澄清了劉以鬯先生提出的已成為香港文學史共識的《循環日報》副刊是香港文學史起源的說法，並且追溯到1863年《遐邇實珍》，考證出了香港文學最早的文學文字。

在「文學新舊與現代性」一章中，趙教授指出學界認為《伴侶》是香港第一本「新文藝雜誌」——純文藝性質的雜誌的傳統觀點有失偏頗，實際上該刊是「家庭生活類刊物」，只在第7期後才「開始變成以文學為主要內容」。作者又指出，被學界簡單斥為「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星期刊》，其實是「早期香港文學的一個寶藏」，「該刊所發表的白話小說數量，卻遠遠超出了被文學史稱為『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伴侶》」，並且《小說星期刊》上刊載的作品品質要遠超《伴侶》。

「現代報刊」一方面是歷史材料，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歷史建構」，本書在史料基礎上，發



►《循環日報》1871年創刊。

展出難得的種種歷史新見。書中專門設立了研究《盤古》雜誌的一章，論述了香港與70年代前後的世界左翼運動的關係，涉及香港保釣運動、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反對「台獨」運動、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等社會運動。在文學上，《盤古》繼承中國現代文學現代主義，第一次對晦澀的港台現代詩發起了批判。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這一段是很少被論及的歷史。

在「本地文學的興起」一章，作者扎實的報刊文獻功夫，通過分析70至80年代的《大拇指》《羅盤》《素葉文學》等文學刊物，梳理了香港本地意識的線索。與此同時，本書又通過《詩見》《詩雙月刊》《詩網絡》等刊，揭示了「另一種香港性」，即前者借助於香港本地構建生活化美學，後者則認為香港的在地特色恰恰在於它對中西文化的開放性。

作者注意歷史細節的辨析，由此牽出不同的歷史維度。《華僑日報》刊登署名「長城」的稱讚該報提倡白話文之文，有學者據此將該報的立場視為提倡白話文。趙教授卻注意到該刊編輯冷鑫在文後「編者按」中對「提倡白話



►《遐邇實珍》1863年創刊。

文」矢口否認：「我對於文言和白話，以為最好是各隨其便就是了。」由此發現，早期香港文學其實是文言白話並行，揭示香港與內地不同的文化觀。

2019年港版增訂本

此書是2019年港版《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的增訂本，增補了「《盤古》：自右向左」「《八方》：第三空間」「《香港文學》共同體」「作聯與作協」這四章新內容，均是趙教授在近六年中研究香港文學的最



▲《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趙稀方著，三聯書店（香港），2019年出版。

趙教授在後記中感慨：「寫作《小說香港》的時候，我還年輕；出版《報刊香港》，頭髮已經白了。」讀來令人不免感慨唏噓。《小說香港》「側重於辨析香港的文化身份及城市經驗」，但趙教授痛心於香港文學研究「缺少報刊史料的實證基礎」，於是毅然走向對香港報刊的實證研究，從對小說的闡釋轉向對報刊的挖掘與反思，給香港文學研究注入了新史料和新視角，無疑有引領和促進學界後續研究之功。

趙教授坦言，這是一條雖漫長艱難，卻又滿載而歸的旅程：「一路輾轉，默默閱讀，多少日子就這樣消失於青燈黃卷之中。偶有發現，便有意義。」本書扉頁有《鐵馬》剪影，此刊曾發出「香港文壇第一聲的吶喊」，如今《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報刊與文學》，亦可謂香港報刊文學研究的「第一次吶喊」。這本沉甸甸的書，是趙教授一生心血的結晶，一筆一畫都是歲月的堆砌，本書的面世，既是香港文學研究界的一大幸事，亦可寬慰趙教授為此所付出的悠悠歲月。